

现代文学名著中小学



本



海滨故人

庐隐人生散文选小说选



新疆大学出版社

现代文学名著中小学选读本

海滨故人

52B-1

庐隐人生散文选小说选

新疆大学出版社

05041

(新)新登字 08 号

现代文学名著中小学选读本

海滨故人

庐隐人生散文选小说选



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新疆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88 印张 1760 千字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ISBN7—5631—0490—9/G·288

全套(18 册) 总定价:99.00 元

目 录

一个作家.....	(1)
两个小学.....	(4)
灵魂可以卖吗	(11)
或人的悲哀	(19)
海滨故人	(34)
西窗风雨	(37)
一 幕	(91)
风欺雪虐	(97)
曼 丽.....	(101)
胜利以后.....	(111)

一个著作家

他住在河北迎宾旅馆里已三年了，他是一个很和蔼的少年人，也是一个思想宏富的著作家；他很孤凄，没有父亲母亲和兄弟姊妹；独自一个住在这二层楼上，靠东边三十五号那间小屋；桌上堆满了纸和书；地板上也堆满了算草的废纸；他的床铺上没有很厚的褥和被，可是也堆满了书和纸；这少年终日里埋在书丛纸堆里，书是他唯一的朋友；他觉得除了书以外，没有更宝贵的东西了！书能帮助他的思想，能告诉他许多他不知道的知识；所以他无论对于哪一种事情，心里都很能了解；并且他也是一个富于感情的少年，很喜欢听人的赞美和颂扬；一双黑漆漆的眼珠，时时转动，好像表示他脑筋的活动一样；他也是一个很雄伟美貌的少年，只是他一天不离开这个屋子没有适当的运动，所以脸上渐渐退了红色，泛上白色来，坚定的筋肉也慢慢松弛了；但是他的脑筋还是很活泼强旺，没有丝毫微弱的表象；他整天坐在书案前，拿了一枝笔，只管写，有时停住了，可是笔还不曾放下，用左手托著头部，友肘支在桌上不住的沉思默想，两只眼对着窗外蓝色的天凝然神注，他常常是这样。有时一个黄颈红冠的啄木鸟，从半天空忽的一声飞在他窗前一棵树上，张开翅膀肘着那从一丝丝柳叶穿过的太阳，放着黄色闪烁的光；他的眼珠也转动起来，丢了他微积分的思想，去注意啄木鸟的美丽和柳叶的碧绿；到了冬天，柳枝上都满了白色的雪花，和一条条玻璃穗子，他

也很注意去看，秋天的风吹了梧桐叶刷刷价响，或乌鸦嘈杂的声音，他或者也要推开窗户望望，因为他的神经很敏锐，容易受刺激；遇到春天的黄莺儿，在他窗前的桃花树上叫唤的时候，他竟放下永不轻易放下的笔，离开他亲密的椅和桌，在屋子里破纸堆上慢慢踱来踱去地想，有时候也走到窗前去呼吸。

今天他照旧起得很早，一个红火球似的太阳，也渐渐从东方向西边来，天上一层薄薄的浮云，和空气中的雾气都慢慢散了；天上露出半边粉红的彩云，衬着那宝蓝色的天，煞是娇艳，可是这少年著作家，不很注意，约略动一动眼球，又低下头在一个本子上写他所算出来的新微积分，他写得很快，看他右手不住地动就可以知道了。

“当啷！当啷！”一阵钟声，已是早点的时候了，他还不动，照旧很快的往下写，一直写，这是他的常态，茶房看惯了，也不来打搅他；他肚子忽一阵阵的响起来，心里觉得空洞洞地；他很失意的放下笔，踱出他的屋子，走到旅馆的饭堂，不说甚么，就坐在西边椅角一张桌子旁，把馒头夹着小菜，很快的吞下去，随后茶役端进一碗小米粥来，他也是很快的咽下去；急急回到那间屋里，把门依旧锁上，伸了一个懒腰，照旧坐在那张椅上，伏着桌子断续写下去。他没有甚么朋友，所以他一天很安静的著作，没有一个人来搅他，也没有人和他通信，可以说他是世界上一个顶孤凄落寞的人。但是五年以前，他也曾有朋友，有恋爱的人；可是他的好运，现在已经过去了！

一天下午河北某胡同口，有一个年纪约二十上下的女郎，身上穿戴很齐整的，玫瑰色的颊，和点漆的眼球，衬着清如秋水的眼白，露着聪明清利的眼光，站在那里很疑迟的张望；对着胡同口白字的蓝色牌子望，一直望了好几处，都露着失望的神色，末

了走到顶南边一条胡同，只听她轻轻的念道：“荣庆里…荣庆里…”随手从提包里，拿出一张纸念道：“荣庆里迎宾馆三十五号……”她念到这里，脸上和愁云惨雾，一霎那都没有了；露出她娇艳活泼的面庞，很快的往迎宾馆那边走；她走得太急了，脸上的汗一颗颗像真珠似的流了下来；她用手帕擦了又走；约十分钟已经到一所楼房面前，她仰着头，看了看匾额，很郑重的看了又看；这才慢慢走进来，到了柜房那里，只见一个五十岁上下的老头儿，在郑里打算盘，很认真的打，对她看了一眼，不说甚么，嘴里念着三五十五，六七四十二，手里拨着那算盘子，滴滴嗒嗒地响。她不敢动他，怔怔在郑里出神，后来从里头出来一个茶房，手里拿着开水壶，左肩上搭了一条手巾，对她问道：“姑娘！要住栈房吗？”她急忙摇头说：“不是！不是！我是来找人的。”茶房道：“你找人呵，找那一位呢？”她很迟疑的说：“你们这里二楼上东边三十五号，不是住着一位邵浮先生吗？”“哦！你找邵浮先生邵先生呵？”茶房说完这句话，低下头不再言语，心里可在那里奇怪，“邵先生他在这旅馆里住了三年，别说没有一个人来看过他，就连一封信都没有人寄给他，谁想到还有一位体面的女人来找他！…”她看茶房不动也不说话，她不禁有些不自在，脸上起了一朵红云和烦闷的眼光。表示出她心里很急很苦的神情！她到底忍不住了！因问茶房道：“到底有没有这个人呵，你怎么不说话？”“是！是！有一位邵先生住在三十五号，从这里向东去上了楼梯向右拐，那间屋子就是，可是姑她你贵她呵？你告诉我好给你去通报。”她听了这话很不耐烦道：“体不用问找姓什么，你就和他说是有人找他好啦！”“哦！那末，你先在这里等一等我去说来！”茶房忙的上楼去

两个小学

国枢在今天早晨绝早就起来了。月儿的情影还隐约云端，偷窥世人未醒的酣梦呢！他急急穿好衣服，也不顾不得吃点心，背上他的小书包——里面装着昨夜他亲爱的母亲替他预备的饼和鲜黄色甜美可口的鸡蛋糕；还有红如胭脂的苹果——他含着微微的笑容轻轻走出衙门，向东约走一里多路，他便站在一家红漆大门面，用小手轻轻拍了两下：呀的一声门开了，一个年纪和他相仿佛的孩子，也含着微微的笑容，愉快的眼光，走上前来拉着国枢的手，两人并肩走到靠西边的一间书房里去。国枢带着喜悦和惶恐晨惧的余情，轻轻问他的小伴侣道：“坚生——你母亲没有拦阻你吗？”

“可不是吗？我几乎急得要哭了，后来还是我姊姊说也去，母亲才答应了！你呢？……”

国枢听坚生问他，含着笑道：“我也是和你一样；母亲起先一定不许我去，她说：‘这么点小孩子，也学管那些事；请甚么愿？倘若闯出祸来，岂不是白吃亏吗？没的吓得爹妈的心都碎了！’我没有说话，但是我就急得哭起来了！我爹爹想了半天才说：‘他们学生去请愿，按理说只有有效没效罢了。断不至有甚么意外的祸事，他既是一定要去，也就让他去，小孩子们也应该使他们锻炼锻炼。’我母亲这才没说甚么。末了又嘱咐我早点回去，……我还怕她今天早起又许翻悔，不叫我去，所以我一早就出来了，也没告诉她呢。”

坚生道：“我们今天去了，不知总统答应我们的要求不答应呢？……现在快七点了，我们快去吧！你看这天上的雨还没止住，母亲要是知道一定不叫我们去呢！”

“好啦！我们赶紧走吧！”

说着他们俩手牵着手走出大门，天上布满着阴云，雨点如连珠般淅淅沥沥落个不止；他们两个并无些许畏层怯的样子，活泼地支着一把雨伞往前走去；脚底下沾满了滑泥，几次要滑倒，但他们互相牵扯着，才没有摔下去。几个他们的同伴，从远远走过来了，彼此含笑取下帽子行了早晨见面的礼；陆续着走向白色粉墙那边一个黑油漆大门里去，大门的两旁还挂着两块五尺长的木板，写着北京公立第二高等小学校字样，他们进去了。但满院里站满了他们的同学，正在乱糟糟般运白纸小旗，见他们俩进来了，很欢迎地叫道：“呀！你们来了，好啊！”说着递过两面旗子来，他们接了旗子，见大家都按着秩序，样起队伍来，也就赶紧插进队中，一个稍大的学生——他们的代表，站在高台阶大声的说道：“今天我们大家为了教育的前途，都抱着绝大牺牲去和政府请愿，但愿诸位亲爱的同学，还要有坚持到底的精神，人人不要露出畏怯的气象，并且在街上走的时候，大家更要保持好秩序，现出我们学生无上的尊严。”

他的话说完，仍回到队中，这时候大家脸上都露出勇敢庄严的样子来，在他们队伍的前面，那一个年纪最大的汴忱，按着满肩的请黑色的头发，挺直胸膛，含着微微的笑容，头也不回地跟着大队前面两个拿旗子学生向前去。现在走到转弯的地方了，国枢一眼正看见他那小同学尊严的样子，立即受了暗示，更直起他们的身体放齐他们的脚步。

不久他们的目的地到了，那金字辉煌的高等师范学校的匾

额已在面前，他们益发振起精神，用整齐和谐的脚步向操场里面去，忽听见耳旁刷刷刺刺的声音，好似风吹落叶那般清脆，眼前一片白旗，上下飞舞，有如穿花蝴蝶活泼而踊跃，这就是所有的学生，欢迎他们的小朋友的诚意；他们脸上都含着笑容，但是无论他们怎样的伪饰，那一种深藏灵府的惨愁悲愤的情绪，仍旧不时的流露出来。看着他们纯洁无瑕的小朋友，满身淋着无情的愁雨，沾着泞腻的污泥，衬着他们时时振作活泼的精神，益发使他们灵魂上感受一种委屈能伸的苦痛，大家不约而同的寂静了，只听见微微地叹息声，在空中回旋萦绕，含着无限悲哀恻怨的味道。

哨子响了，大家都预备看进发，于是踏踏地脚步声充塞在空气里头，大队直向西长街公府门口走去，街上过路的人，看了这个大队——冒雨前进的大队，不禁受了一种踏示，竟停止他们的脚步，忘了他们所急要作的事，只是怔怔地站在那里——无限怀疑的表示，有的和他的同伴说：“这不知又为了甚么事呢？这些个学生们究竟也想不开，放着优游行乐的地方，不去开心，却来这大雨底下淋着，莫非说他们这么作，就能感动那衣冠禽兽的什么……这些孩子们更是无辜受罪了！”国枢听了那人的话，不觉抬起头对他望望，只见那人眼圈红着，眉峰皱着，似乎要哭的样子，自己也不知道为甚么，就觉得鼻子一酸，落下泪来。坚生一回头，正好看见，不知甚么缘故，因轻轻地扯他的手道：“是不是冷了，肚子痛吧！”国枢喉咙里哽咽得不能回答，只是摇摇头，坚生正要再往下推究的时候，不提防花拉一声，两人都吓怔了。

公府面前那两扇大铁门，现在闭得紧紧的——适才惊人的声响，就是这个拒绝公道的铁门作他胜利的快鸣呢！——一队队的黄衣卫兵和警察，层层叠叠地站满了公府的门前，凶狠狠地

对着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就好似身临十万雄兵大敌似的——他们聚精会神的各处调派救兵，后盾埋伏，煞费苦心啊！但是学生们为了公理而来，公理就是他们的唯一的兵器，对着这些——兵士和武器，他们并不畏怯，停止在公府的门口，冀得公理战胜最后的胜利。

他们现在不前进了，虽是助威的淫雨，冷峻的气焰时时刺激他们的皮铁，僵冷他们的热血，他们绝不退后一步，就是那小小的国枢和坚生也只紧紧互枢住他们的手。抵抗天公的恶作剧。两只黑漆似的眼睛，不住望着他们自己所委任的代表，表示一种坚决诚挚的样子，希望他们自己能得到圆满的结果，但是铁门紧紧闭住，没有一点同情的卫兵，安能了解他们这些孩子们赤心热肠呢？他们只明白他们每月是有八块钱的薪水，这是他们的主人——唯一的主人的恩典赏给他们的，他们才能不委身沟壑，并且还能作威作福欺压他们的同类，他们得到这许多利益，怎能不格外感激他们的主人呢？至于这些学生们，究竟算得了甚么啊！他们这么想着，益发觉得他们的恩人的可感，这些学生可恶了！所以他们的面容，越变越凶，国枢和坚生的手也越握越紧，他们不能更矜持了。恐怖的神已经打破他们紧闭的心门，闯入占住了，他们嫩弱的心灵几乎碎了！他们的面色渐渐失掉红润，转入苍白而黯淡了！

“他们不开门，怎么办呢？”国枢低声和坚生说；坚生摇摇头不回答甚么，只是踮起脚来，看着那许多欲入不得站在门口焦愁满面的代表，叹了一口气，紧紧握住国枢的手道：“噢！怎么好？”国枢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破此对看看发闷。如是的过了两点多钟，一些办法也想不出来了！

远远地一队人也向这边来了，手里也拿着白色旗子，但是国

枢和坚生望过去，这些来人，没有和他们一般大的同伴，只是有胡须和他们父亲和叔叔相仿佛的人们，他们不明白到底是谁？“呀！那不是我们的吴老师吗？”坚生一壁嚷着，一壁禁不住手舞足蹈起来了。适才的满面愁容，顷刻都洗刷干净。又见自己队里的同伴，各个人都举起旗子正如早晨欢迎他们的一样。这时候人声嘈杂，国枢和坚生也不觉跟老前面“哈啦，哈啦”的乱叫；这队人渐渐走近总统府那座铁门前面了。但这两扇门仍旧关得一条缝都没有，只听见一声“往前进啊！”果见人头攒动，一齐向前蜂拥而进，国枢和坚生和他们的小朋友也一齐向前拥进；但是还没走上两步，只听见哎呀哭叫的声音，把这愁闷的空气，更一变而为惨凄悲痛的空气了。

国枢和坚生正在往前走，前面的人忽然一齐向后退，后边的人不提防被这一挤，更如着满地的滑泥，都滑倒地上，这两个可怜的孩子也不能幸免了！国枢摔在路旁，头都碰伤，鲜血披面，一时支持不住昏晕过去，及至清醒过来，抬头向前一看，但见适才那些如虎狼的卫兵，举着枪杆刀把，不分头面，对着他们的教师和学生，正在乱砍哪！刹时间哭声震天，鲜血湿透了他们的衣服，更流到地上和泥水惨和得暗红刺目，国枢正看到心碎魂越的时候；忽听见一声凄苦的惨叫“国但！好能啊！”国枢一听，回头一看，隔他约有十步光景。他亲爱的小朋友坚生，满面鲜红的血倒在那一堆的泥水里，愁苦的形状，把国枢的心刺碎了，一声哀叫又昏过去，任他的朋友怎样呼救，他也不会知道啊！

行路的人，看了这两个小学生——可怜的孩子，万分的凄惨，都赶紧回过头去，偷拭他们同情的辛酸泪，不忍再看那两个孩子了。

这时候的雨，仍是沛然来息，新华门一带已变作血肉横飞的

战场，什么人民代表的总统府的尊严，早已烟消云灭，不知去向！便是那不懂人事的苍天，也把那助威的淫雨，化作悲惨哀恸的痛泪，滴在那被黑暗压制，有怀莫伸的学生们身上，作深情的慰藉和洗刷了。

这绝大的惨剧——摧人肝胆的惨剧，和那两个小学生的哀呼，便是“不仁”的天地，也不忍目睹了！现在已是背过他光明的脸，露出那黑暗沉沉的背影来，惟有那三层楼上一间小屋里，露出些微黯淡的灯光；夹着两个孩子呼痛和呻吟的悲声，从那窗隙里送了出来。

“哎！这些孩子们，永远不肯听话！他们的任性，只是苦了无数作母亲的心！”

“谁说不是呢？我早就说，不用去，去了也没有用处！他们这些大人哪有工夫来理你们这些无力无财的秀才，他偏不听，还有你爹纵着他，说甚么请愿是法律应许的行为，不能干涉啦，我也不知道这些，自然让他去了……现在果然闯出这么个大祸来还说甚么法律呢？……这孩子真不叫人省心！养活活了这么大，也不容易！……倘若有个了歹……那便怎么……”

她伤心泪哽住喉咙不能再往下说了！那一个母亲也禁不住住心，她们的话头断了，只是呜咽的哭声破了夜的沉寂。

微弱的呻吟声，打断她们的哭声，一个小孩子巍颤颤地声音叫道：“娘啊！……那边的兵又拿着刀，砍破坚生的头了，哎呀！……怕呵！”说着不住用手摸着 he 头上包的那块白布，脸上露出极可怜恐惧的颜色——灰白而惨滴！

他母亲带着哭声安慰他道：“露枢啊！你醒醒吧，不用怕。娘在这里看着你呢！坚生也在这里，没有人来打他，你放心呵！”

露枢果睁大了眼睛，对着他慈爱的母亲的脸上望着道：“娘

呵！你为甚么哭？他们的心比石头还硬呢！哭是没用的，那两扇门是永远不开的啊！……”

坚生这时清醒了，听见国枢的话，一阵心急，竟哭道：“呵！那门永远不开吗？……娘呵！怎么办？”说着枢着他母亲的手不住流泪，两个母亲看见两个孩子可怜的样子，忍不住把住他们的头，悲悲切切地哭作一团。

凄惨的哭声，刺碎了全医院的病人的心，无数同情的叹声，和那母子的血泪，衬出无限夜的苍凉，和世界的黑暗来！

灵魂可以卖吗

荷姑她是我的邻居张诚的女儿，她从十五岁上，就在城里那所大绵纱工厂里，作一个纺纱的女工，现在已经四年了。

当夏天熹微的晨光，笼罩着万物的时候，那铿锵悠扬地工厂开门的钟声，常常唤醒这城里居民的晓梦，告诉工人们作工的时间到了。那时我推开临街的玻璃窗，向外张望，必定看见荷参与拿看一个小盒子，里边装着几块烧饼，或是还有两片咸肉——这就是工厂里的午饭；从这里匆匆地走过，我常喜欢看着她，她也时常注视我，所以我们算是一个相识的朋友呢！

初时我和她遇见的时候，只不过彼此对望着，仅在这两双视线里，打个照会。后来日子长了，我们也更熟悉了，不像从前那种拘束冷淡了；每次遇见的时候，彼此都含着温和地微笑，表示我们无限的情意。

今天我照常推开窗户，向下看去，荷姑推开柴门，匆匆地向这边来了，她来到我的窗下，便停住了，满脸露着很愁闷和怀疑的神气，仰看头，含着乞求的眼神颤巍巍地道：“你愿意帮助我吗？”说完俯下头去，静待我的回答，我虽不知道她要我情助她作甚么，但是我的确很愿意尽我的力量帮助她，我更不忍看她那可怜的状态，我竟顾不思索，急忙地应道：“能够！能够！凡是你所要我作的事，我那愿意帮助你！”

“呵！谢上帝！你肯帮助我了！”荷姑极诚恳的这么说着，眼睛里露出欣悦的光彩来，那两颊温和的笑痕，在我的灵魂里，又

增了一层更深的印象，甜美、神秘，使人永远不易忘记呢！过了些时，她又对我说：“今天下午六点钟的时候，我们再会吧！现在我还须到工厂里去。”我也说道：“再会吧！”她便回转身子，匆匆地向工厂的那条路上去了。

荷姑走了！连影子都看不见了！但是我还怔怔地俯在窗子上，回想她那种可怜的神情，不禁使我生出一神神秘微妙的情感，和微昂情慨的壮气；我觉得世界上可怜的人实在太多，但是像荷姑那种委屈沉痛的可怜，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呢！她现在要求我帮助她，我的能力大约总有胜过她的，这是上帝给我为善的机会，实在是很难得而可贵的机会！我应当怎样地利用呵！

我决走帮助她了！那末我所帮助她的，必要使她满足，所以我现在应该预备了。她若果和我借钱，我一定尽我所有的帮助她，她若是有一种大需要我直接不能给他，也要和母亲商量把我下月应得的费用，一齐给她，一走使她满足她所需要的。人们生活在世界上，缺乏金钱，实在是为幸的运命呢！但是能济人之急，才是人类互助的精神，可贵的德性！我有绝大的自尊心，不愿意作个自私自利的动物。我不住的这么想，我豪使的壮气，也不住的增加，恨不得荷姑立刻就来，我不要她向我乞求，便把我所有的恨，好好地递给她，使她可以少受些疑难和愁虑的苦！

自从荷姑走后，我心里没有一刻宁贴，那一股勇于为善的壮气，直使我的心容留不下，时时流露在我的行动里，说话的声音特别沉痛，走路都不像平日了。今天的我仿佛是古时候的虬髯客和红佛那一流的人，“气概不可一世”。

今天的日子，过得特别慢，往日那太阳射在绵纱厂的烟筒尖上，是很容易的事情，可是今天，我至少总有十几次，从这窗外看过去，日影总没到那里，现在还差一寸呢！

“呵！那烟筒的尖上，现在不是射着太阳，放出闪烁的光来吗？荷姑就要来了！”我俯在窗子上，不禁喜欢得自言自语起来。

远远地一队工人，从工厂里络绎着出来了，他们有的向南边的大街上去，有的到东边那广场里去，顷刻间便都散尽了。但是荷姑还不见出来，我急切地盼望着，又过了些时，那工厂的大铁门，才又“呀”的一声开了，荷姑忙忙地往我们这条胡同里来，她脸上满了汗珠，好似雨点般滴下来，两颊红得直像胭脂，头筋一根根从皮肤里隐隐地印出来，表示那工厂里恶浊的空气，和疲劳的压迫。

她渐渐地走近了，我们的视线彼此接触上了，她微微地笑着走到我的书房里来，我等不得和她说什么话，我便跑到我的卧室里，把那早已预备好的一包钱，送到荷姑面前很高兴的向她说：“拿回去吧！若果还有需用，我更想法了帮助你！”

荷姑起先似乎根不明白地向我凝视着，后来她忽叹了一口气，冷笑道：“世界上应该还有比钱更为需要的东西吧！”

我真不明白，也没有想到，荷姑为什么竟有这种出人意料的情形？但是我不能不后悔，我未曾料到她的需要，就造次把含侮辱人类的金钱，也可以说是万恶的金钱给她，竟致刺激得她感伤，唉！这真是一种极大的羞耻！我的眼俯不敢抬起来了！羞和急的情绪，激成无数的泪水，从我深邃的心里流出来！

我们彼此各自伤心寂静着，好久好久，荷姑才拭干她的眼泪和我说道：“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件小散事，或者可以说是我四年以来的历史；这个就是我希望你情助的。”我就点头应许她，以下的话，便是她告诉我的放事了。

“在四年前，我实在是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孩子，现在自然是不像了！但是那时候我在中学预科里念书，无论谁不能想象我会